

从小生活在上海,只在腌腊店中见过腊肉,它往往和香肠放在一起出售。

故而55年前去贵州插队落户,走进农户的茅草屋或是砖木结构的家中,看到灶屋里的木梁上悬吊着的被烟熏火燎得黑红黑红的腊肉,心里总在发问:“这样的肉,能吃吗?”“好吃得很!一年之中,难得吃上几回。”老乡往往用肯定的语气对我们说。

那些年里,城镇上的人们吃肉得凭票、凭证。农村里呢,就等着到了年终,要过大了,才允许杀一头猪。而且,得到允许杀年猪的条件,就是农家必须上交一头猪。

年猪往往是在腊月间杀的,除了按照千百年来规矩,要吃一顿杀猪饭(庖丁饭)之外,家里的人再多,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猪肉都吃完,于是就肉炕成不会腐烂变质的腊肉。只因这个加工程序,非得在腊月里完成,故而称其为腊肉。事实确实也是如此。

如若错过了季节,返春以后,存下来的肉很快就会生蛀、生虫,味道也会变。

腊肉却不会坏,打田栽秧季节,盛夏时节,会过日子的农户,甚至到了来年的秋收季节农活忙了,就会割一两块腊肉,刷洗干净以后,切成片,蒸熟了来补充油水和营养。对于没有荤腥的人来说,这个时节吃到腊肉,那滋味儿确乎是美的。

我们当知青的,多半都是在这段岁月里喜欢上腊肉的。心里边也受了老乡的影响,认为腊肉是好东西。

今年春节,多雾多雨的贵州山乡阳光明媚,过大年时连续出了几天大太阳,山山岭岭都涂抹上了喜色。砂锅寨老乡邀请我去村寨上围炉过大年,摆龙门阵,谈天说地。我们的理由是,55年了,难得,你一定要来看看,人生有几个55年啊!当年一起劳动的伙伴,个个都说要

腊肉

叶辛

请你吃饭,家家杀了年猪,自家喂的,新鲜的生态肉,陈年的老腊肉,管你一个够!最好来吃杀猪饭,那种滋味,嗨!

杀了年猪,得新鲜的肉,我完全理解。没有想到,还有陈年的老腊肉,肥得一片片亮晶晶地透着光,瘦肉可以让你细细地咀嚼出一股特有的风味,尝来和新鲜肉做的肉丸、肉圆、肉片、肉丝迥然不同。

更让我想不到的是,当年和我一起耕读小学教书的石老师,已经90岁了,还能从砂锅寨下头的大坡脚寨上步行而来,一见我的面,就一边和我握手,一边把一块沉甸甸的塑料纸包的腊肉塞到我手里,说:“自家炕的,土货。”

我跟他客气,让他留着给老小家人吃,周围的老乡都哄堂大笑,边笑边说:“石老师家的腊肉,一年可以吃到头。”

说众人也补充道:“不是你在这里那些年的情形了,在寨子上遇见你张少群,和你们一起修过湘黔铁路的,你没听她朝你喊,到家吃饭去,有腊肉!”

围炉话今昔,说不完的话,摆不尽的龙门阵,夜里10点过,我也必须告别了。当年我教过的学生的儿子,今天砂锅寨的一位村民,又拿出两块腊肉,要我带上。

我喊起来:“小杨,你难熬我了,我在省城里才住几天?哪里吃得完这么多,石老师90岁了,我不收不好。你这两大块肉,你让我怎么办?”小杨也叫起来:“叶老师,你一定得收。石老师家劳力强,肉多。我也不少啊!今年过年,我家就杀了两头猪,你在梵净山看雪,我不是还给你打电话,让你来吃杀猪饭嘛!”

天哪!过个年就杀两头猪,那他一定也炕了不少腊肉了。

哦,腊肉这会儿已经不仅仅是肉,而是乡情的表示了。

跟我同姓的一位老师最近写了篇文章《亲妈》,读后掀起我的思绪微澜。

《亲妈》开头第一句说:“亲妈是嘉定部分地区对祖母的称呼。”我们也是这么称呼祖母的,这马上让我想到我们这里称呼祖父为“老爹”,称父亲为“爹爹”或者阿爹。如今的儿孙称祖母为奶奶,叫祖父为爷爷,管父亲叫爸爸或者老爸,少了方言的软糯和古意。

我呢,“亲妈”(祖母)和老爹(祖父)都没见过。听父亲说,我的老爹36岁便亡故了。我问父亲老爹怎么走得这么早?他说我老爹肚子痛难以忍受,将肚皮勒在饭桌子边角上,来不及送医院就命归黄泉了……

30多年前,我住在乡下的岳母也是肚子疼,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,邻居一个电话打给我,我立马要了一辆上海牌轿车,开到十多里外的乡下将岳母紧急送到县医院,是阑尾炎穿孔,再晚一点就跟我老爹一样一命呜呼了。

父亲告诉我,我爹力气蛮大,脾气蛮犟。有一次,他挑了两捆黄豆到街上出售。挑到家西陈家桥上时,一捆捆的绳子断了,一捆捆黄豆掉在了河里,于是发起牛脾气,把另一捆捆的黄豆一

喜欢秋天,当秋色流淌的时候。喜欢它被秋风吹过的黄,喜欢它被秋霜冻染的绿,也喜欢摇曳在枝头的红,这个时候,大地不再是单一的色彩。

树林里茂密的不是绿意,而是红黄绿交错的美,树木像调色板调过的色彩一般,绿意中流淌着黄,黄色中隐现着红,正所谓“数树深红出浅黄”。

循着不变的路径,我看到挺拔着一树一树金黄的银杏,在秋天深邃的天空下灿然着,一丛丛鲜艳的红枫耀眼夺目,高大茂密的五角枫像一把撑开的巨伞,撑起了秋天的五彩斑斓。

就连针叶松,也不忘在秋天给针叶染上一抹黄,那被浸染的针叶像盛开在松树丛中的一朵朵花,绚丽着秋天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喜欢秋天,当秋色流淌的时候。喜欢它被秋风吹过的黄,喜欢它被秋霜冻染的绿,也喜欢摇曳在枝头的红,这个时候,大地不再是单一的色彩。

树林里茂密的不是绿意,而是红黄绿交错的美,树木像调色板调过的色彩一般,绿意中流淌着黄,黄色中隐现着红,正所谓“数树深红出浅黄”。

循着不变的路径,我看到挺拔着一树一树金黄的银杏,在秋天深邃的天空下灿然着,一丛丛鲜艳的红枫耀眼夺目,高大茂密的五角枫像一把撑开的巨伞,撑起了秋天的五彩斑斓。

就连针叶松,也不忘在秋天给针叶染上一抹黄,那被浸染的针叶像盛开在松树丛中的一朵朵花,绚丽着秋天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叶;我走近丁香树,秋意浸染的已是满树的沧桑不再有春天的芬芳;我寻找着桃树梨树李树杏树,它们不再有春天的娇美明媚。

一阵风吹过,树叶纷纷落下,像翩跹的蝶,飞舞出眼前秋天的美丽,又似飘落的雨,浸润出心底秋天的凉意。

循着不变的路径,我看到了落叶飘落的小径,装饰出一条条浪漫,飘落在林间,层叠出一张张金毯,落在草坪,闪烁出一颗颗星星。

想起了春天落花飘落的情景。无论是春天的花还是秋天的叶,它们都像来自季节里浪漫的天使,装饰着有形的空间,延展无限的诗意。

春有春的美艳,秋有秋的风韵。生命,有的在春天绽放,有的在秋天辉煌,只是时间不同。

循着春天的路看秋天的风景,凋零的只是现象,新生才是本真,在秋天早早谢幕的生命,是在酝酿春天的绽放。

秋天的美,没有生命萌芽的惊喜,却多了生命成熟的含蓄。

你看,天目琼花的枝头那像红玛瑙一样的果实,山楂树、柿子上那挂满枝头的红艳和橙黄,不正是生命成熟的美?

当秋色流淌

郭书霞

喜欢秋天,当秋色流淌的时候。喜欢它被秋风吹过的黄,喜欢它被秋霜冻染的绿,也喜欢摇曳在枝头的红,这个时候,大地不再是单一的色彩。

树林里茂密的不是绿意,而是红黄绿交错的美,树木像调色板调过的色彩一般,绿意中流淌着黄,黄色中隐现着红,正所谓“数树深红出浅黄”。

循着不变的路径,我看到挺拔着一树一树金黄的银杏,在秋天深邃的天空下灿然着,一丛丛鲜艳的红枫耀眼夺目,高大茂密的五角枫像一把撑开的巨伞,撑起了秋天的五彩斑斓。

就连针叶松,也不忘在秋天给针叶染上一抹黄,那被浸染的针叶像盛开在松树丛中的一朵朵花,绚丽着秋天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着。循着不变的路径,在流淌的秋意里,我看到了玉兰,玉兰早春那清新优雅的花姿不再,她寂静在秋天中摇荡着枯黄的树叶。

时值周建新著述的《五角场的五角》新书出版,上海已在世博公园建成双子山并开放。主峰高48米,次峰高37米。上海有山,松江的佘山,100.8米,不是唯一,也非最高。金山三岛中的大金山顶峰高103.4米,不开放。

上海历史上仅有两座山,一座宝山,就是明永乐十年(1412年),漕运大臣陈瑄奏折允准,奉永乐帝朱棣之命,带领千余军士不舍昼夜,以巨木为桩,挖泥堆其上,据说10天毕其工,占地面积90000平方米,高约100米。此山原为长江海口作进出其间的船只导航之用,因为这里许是雾气笼罩造成视觉若隐若现或出现过海市蜃楼吧,当地百姓谓之曰宝山。1582年,这座宝山被飓风和巨浪冲垮陷于海中。所幸至今浦东高桥中学内还存有“永乐御碑”以记其事。1576年,宝山未塌,在其西面筑有宝山城,清康熙八年(1669年),此城被海水淹没。康熙三十三年,在高桥镇东2里地又筑一座宝山城,是谓老宝山城,遗址在今浦东杨高北路唯余城墙一段了。

周建新对《五角场镇志》里的依仁山遗址进行寻访,他沿着闸殷路步行,走过清水河桥,寻寻觅觅,穿过铁路,向右拐入军工路,又见一座桥:军工路二号桥。从镇志中知道,这座桥原名“剪淞桥”,源于杜甫“剪取吴淞半江水”的一句诗。他悻悻然问了一个为什么。窃以为,改无妨,与军工路沿线桥之标号相连接,方便百姓行路,那么,是否加个括号标明以前是剪淞路?行至军工路闸殷路闸北发电厂附近,一条铁路把行人与一片茂密的树林隔离开。里面有远远高出路基的土丘,正好上面一排排高压线的保护,才留下了依仁山的些许痕迹。

周建新还挖掘出一个美丽的故事。明朝弃官从商的殷清,在此开设店铺。日久形成集市,被当地人称作“殷家行”。殷清乐善好施,每逢灾荒之年,便打开粮仓救济灾民,为了不让灾民欠殷家人情,他故意在宅后修筑一座土山,大家可以挑土过来换取粮食。多年以后,依仁山形成了方圆100多米、高五六米十米的规模。

宝山和依仁山虽然地域隶属几经变更,但都是上海历史上有形的山,后者更是一座精神意义上的山,而周建新就是这两座山特别是后面一座山的重新挖掘者。

五角场,更早的时候乃一片汪洋大海也。周建新开篇用了传说故事与现实中的七棵古树相印证,在对现今仅存的安波路上的古银杏描写,有神来之笔,他借“一只可爱的白色蝴蝶”次第展开自己的所见所闻,一棵四五百年前的古树是五角场新旧变迁的最老的见证者。

这个“桥段”,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著名的歌词作者乔羽老先生的“你从哪里来,我的朋友,好像一只蝴蝶,飞进我的窗口”那首歌。

此书所有文章都是关于五角场以及衍生的故事,堪称专题叙述。作者注重史实,描写时不知是否有意克制了感情的宣泄,以完整勾勒五角场的自然风貌和过去史实为己任,他做到了。



宅的快乐 (插画) PP殿下

老爹

赵春华

跟同姓的一位老师最近写了篇文章《亲妈》,读后掀起我的思绪微澜。

《亲妈》开头第一句说:“亲妈是嘉定部分地区对祖母的称呼。”我们也是这么称呼祖母的,这马上让我想到我们这里称呼祖父为“老爹”,称父亲为“爹爹”或者阿爹。如今的儿孙称祖母为奶奶,叫祖父为爷爷,管父亲叫爸爸或者老爸,少了方言的软糯和古意。

我呢,“亲妈”(祖母)和老爹(祖父)都没见过。听父亲说,我的老爹36岁便亡故了。我问父亲老爹怎么走得这么早?他说我老爹肚子痛难以忍受,将肚皮勒在饭桌子边角上,来不及送医院就命归黄泉了……

30多年前,我住在乡下的岳母也是肚子疼,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,邻居一个电话打给我,我立马要了一辆上海牌轿车,开到十多里外的乡下将岳母紧急送到县医院,是阑尾炎穿孔,再晚一点就跟我老爹一样一命呜呼了。

父亲告诉我,我爹力气蛮大,脾气蛮犟。有一次,他挑了两捆黄豆到街上出售。挑到家西陈家桥上时,一捆捆的绳子断了,一捆捆黄豆掉在了河里,于是发起牛脾气,把另一捆捆的黄豆一

十月,我们去中东旅游。在一个港口城市,我们被优美的景色所吸引,纷纷拿出相机、手机拍照,小贩紧跟在后兜售小商品,避之不及。此类小贩中混杂着小偷,导游一再关照我们要当心,可是团友老杨的皮夹子还是被“夹走”了。庆幸的是护照放在另一个小包包里,没被偷走。老杨损失蛮大,人民币5000多元、欧元3000多,最让他心痛的是那一副优质眼镜也被偷了,老杨高度近视,急得直呼:“怎么办?”我一面安慰他,一面与领队、导游沟通。当地女导游了解情况后,立即找了团内几位身强力壮的男士,

带上老杨与我直奔山坡的小贩集中处,寻找小偷。小偷中有个头领,导游对此了然,直接找到这个头领,说明来意,只要求归还一副眼镜,其他的不要。那人叽里咕噜说了一通,导游翻译大意:“他的朋友不知道你们是中国游客,中国是我们的好朋友,此事他会去办。”只见他转身钻进旁边的小树林,不一会儿回来,把一副眼镜交到导游手中。让老杨意外的是,5000元人民币也归还了,也许小偷不认识人民币。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小费 春迅

带上老杨与我直奔山坡的小贩集中处,寻找小偷。小偷中有个头领,导游对此了然,直接找到这个头领,说明来意,只要求归还一副眼镜,其他的不要。那人叽里咕噜说了一通,导游翻译大意:“他的朋友不知道你们是中国游客,中国是我们的好朋友,此事他会去办。”只见他转身钻进旁边的小树林,不一会儿回来,把一副眼镜交到导游手中。让老杨意外的是,5000元人民币也归还了,也许小偷不认识人民币。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

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费,对方来者不拒,说了句英语:“Thank you!”让人哭笑不得。团友阿梁说:“小偷做了坏事,受害者反而给小偷发小费,天理何在?”出门旅游是开心事,人身和财物安全要特别当心。这是老生常谈。各位,你们怎么看?